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

太傅謚襄毅楊公博神道碑銘 徐階

昔我 世宗肅皇帝神聖睿明旁燭獨斷選任羣吏  
各稱其器能讒言遊辭罔間罔二策役指使動有成  
功用克內奠方夏外攘四夷功德之隆上配 二祖  
垂譽無極而其時出人將相文經武緯天下倚以爲  
安者則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楊公實爲第一  
公諱博字惟約別號虞坡山西蒲人也舉嘉靖己丑  
進士知陝之蓋屋徙長安徵拜兵部武庫主事遷郎  
中故相翟文懿公奉 命犒諸邊以公參幕府當是

時宣大卒悍驕屢戕其帥公告文懿以便宜撫諭之  
鎮賴無事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要賞文懿欲弗  
予不能欲予患來者滋衆無以應公請文懿坐堂上  
數以命使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吏番人叩頭再  
三請乃釋不罪而稍賚其首至若諸番感且畏竟不  
敢復來文懿還朝首以公薦 賜白金文綺改職方  
郎中公之從文懿起遼左迄甘肅行萬餘里具得其  
山川陰陽士馬強弱怯勇民所欲惡之大端及在職  
方虜數入宣大山西撫督奏報一夕十數上公懸度  
立斷悉中機宜時出奇畫衆謂未必然已而無不然

肅皇將有討於安南公請先以文告及乞降請許  
以自新因疏便宜六事 肅皇盡用其策益知公自  
山東提學副使山東糧儲參政不四年超拜僉都御  
史巡撫甘肅初罕東諸屬番以避土魯番居肅州境  
上其後族類日盛強西人以爲憂而力莫能遣公詔  
語之曰若屬羈於此謂暫安可耳非所以計久遠也  
今自白城至金塔水甘而草肥吾爲若築城堡作渠  
壩給耕具俾往居之何如咸頓首曰幸甚公遂築城  
七計地與人置食用之器咸備以示諸酋諸酋謹呼  
徙出塞遠者至百五十里鑿龍首等渠墾田三萬餘

畝召民耕其中又請以巡按御史督學政西人由是  
富而知學虜嘗大入士競爲公死戰斬首百四十餘  
級 賜詔嘉獎晉右副都御史丁母憂西人遮道泣  
留窮陬孤戍至今以爲尸祝仇鸞之未敗也公與總  
督曾襄愍公論之徵下詔獄而時襄愍方議逐套虜  
修東勝及故受降三城期並河以爲塞鸞與其黨詆  
爲生事卒殺襄愍庚戌虜入薊薄都城鸞以勤王有  
寵數毀公 肅皇知其情竟不能害壬子鸞殛死公  
亦服除明年 詔卽其家拜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  
經略薊保二鎮庚戌之變虜實道潮河川入議者爭

請爲備而水湍悍不可城公緣水築墩離立錯峙墩  
置戍守矢石相及虜遂不復敢掉臂行其間秋 召  
還提督京城九門故事歲七月輒分兵守陴如寇至  
公曰此自疲術也亟罷歸其營兵不勞而費省冬詔  
公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選士馬繕堡堞除戎器爲不  
可攻以待攻無何虜寇古北口號二十萬連營百餘  
里公身被甲督諸軍禦之虜屢攻不得入則併力攻  
孤山堡夜攀堞登我軍斫其腕墮虜氣大沮 肅皇  
馳賜公緋豸衣出帑金萬犒士公宣布德威諸軍益  
感奮殺傷虜無算已又募死士持火器夜驚其營竟

夕四五發虜衆自相蹂躪死比明悉遁去論功晉右都御史兼侍郎蔭一子錦衣衛千戶明年虜萬騎入馬蘭峪擊却之幾獲其酋打來孫 召拜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黜陟將吏人莫敢干以私丁父憂戊午 召還本兵公方疏辭會虜圍大同右衛急 詔公往援公乃墨線出關虜聞曰楊太師至矣遽解圍去先是右衛被圍久其將士固守無二心公疏請褒卹條戰守及善後十事奏行之又築牛心等堡寨墩臺二千八百七十二座濬大濠二長各三十里小濠六十四交互聯絡虜左右顧不得騁而南晉太子太

保兼左副都御史虜酋哱素時以輕騎擾邊計擒之斬其黨十五人分兵襲擊斬獲又若干人未幾虜入薊州 詔公移鎮公畫地爲十區檄諸將分區拒守而三耀武於邊諸酋震悚終歲無敢近塞者 召還掌部事加少保權倖不便公所爲往往爲飛語中以奇禍 肅皇悉拒不納更下諭褒美諸邊奏捷 賜本兵金幣有加一品考績 賜羊酒授勲柱國又以勲贈其先於是讒忌始息癸亥秋虜且窺薊前鋒陽指遼督臣信之身走遼以禦公策虜詐檄止其行不得手爲書三止之又不得乃嚴備京師而檄諸路提

兵赴闕下後數日虜果踰墻子嶺犯通州烽火徹御宮諸邊兵望見馳入援一日夜雲集虜驚謂神乃解去乙丑以一品再考蔭子國子生吏部尚書缺廷臣首推公 肅皇難其代留疏一日念非公不足任竟改吏部未幾 肅皇帝崩 穆宗莊皇帝奉遺詔錄忠諫舉遺佚公皆贊成之修平宸濠功復新建伯文成王公爵 召諸舊德布在臺省郡邑長吏有聲績增秩示勞不輕徙官一時所稱善政多出公請丁卯一品三考晉少傅兼太子太傅再蔭子國子生巳巳論事忤 旨會左右倖臣多毀公者謝病歸辛

未 莊皇寤 詔起公以冢宰行兵部事 今上嗣

統邊警益稀 詔公還吏部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

太子太師仍蔭子國子生賜賚甚厚癸酉分獻夕月

壇疾暴作扶歸上疏乞致仕 上不允加賜餼牢酒

米公又疏辭謂有不忍言去之狀三不得不去之情

三 上乃許 賜乘傳 命子俊民俊卿侍行至蒲

數月卒 上聞震悼輟視朝一日 賜祭葬贈太傅

謚襄毅蔭一子中書舍人公性明達事無大小一見

輒能得其微與其終所當成敗言於士大夫下至厮

卒無隱情談說古今品第人物敷暢該博聽者忘倦

蒞官臨戎應酬庶務雖甚煩遽意常安閒夙興俟朝  
夜分計政不少倦怠亦無勞苦之色秉旄仗鉞鳴玉  
曳裾顛顛昂昂人望而畏蓋其稟厚養完非偶然也  
所著虞坡文集詩集雜著歷官奏議凡八十四卷生  
正德己巳五月二十四日卒萬曆甲戌八月二十三  
日壽六十六公之先出弘農華陰國初有諱善甫者  
始徙蒲州曾祖謙祖選考四川按察僉事瞻皆以公  
貴贈如其官曾祖妣張祖妣趙李妣田皆贈一品夫  
人配段累封一品夫人子男五俊民嘉靖壬戌進士  
太僕少卿俊士萬曆甲戌進士鳳翔府推官俊彥官

卿隆慶戊辰武舉第一人管錦衣衛事指禪使  
管生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  
太傅謚襄毅楊公博墓表

故冢宰楊公者蒲人也諱博字惟約系出關西楊氏  
洪武中有善甫者自華陰徙蒲六世而生處士公諱  
謙生留耕翁選選生舜源翁瞻瞻舉正德十四年鄉  
試擢御史有材能聲仕至四川按察僉事公父也公  
登嘉靖八年進士授陝西盩厔知縣調長安課治行  
尤異徵入爲兵部武庫主事遷武選員外郎職方郎  
中會 天子巡狩承天起故大學士翟公閱諸邊軍  
務公叅幕府每過城邑山川輒登望觀其形勢險易



問土俗好惡士卒多寡勇怯皆疏記之至肅州屬番數百遮道要賞公言於翟公曰夷族甚蕃不予慮生變予則來者滋衆恐無以給不如以不遠迓責之令其服罪乃稍賚其先至者庶可無患從之諸番皆服未至者不復來還奏事稱意賜白金文幣是時虜吉囊俺答方強盛數寇邊爲患山西尤甚天子以膺懲責本兵公所規畫能當上指在職方且六年所贖畫甚衆如撫定安南及簡京營士卒柱太監麥福不能濫增勇士其議皆自公發之諸大臣方議遷公顯秩公自以勲勞無稱力求外補遂出爲山東提學副

使後二年遷山東督糧叅政明年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始罕東屬番爲土魯番所逼入據肅州旣久邊民苦之公召其酋長謂曰若輩寄居此非久計某所水草美吾爲若業若輩豈有意乎咸頓首曰幸甚於是築白城威虜金塔諸城遠者去塞五百餘里近者百餘里諸番樂焉徙去男婦三千四百餘口河西屯田久廢以水淤故公請於朝令開荒者免其租故有租者十年而租貸牛種與佃者人爭應令因循龍首渠故道分其水勢開田萬餘頃簡練士卒謹烽火虜不得輒近塞嘗一大舉入率將士拒之斬

首虜百四十餘級獲輜重萬計進右副都御史明年以母憂還家公之在甘肅也總兵咸寧侯仇鸞者兇悖貪狡大肆虐於民民爲之語曰誰能有旰將軍剗之誰能有腦將軍掬之公會總督曾公銑疏發其奸有詔徵鸞下獄會執政者與曾公有他卻鸞因上疏自訟曾反坐法已而鸞暴起爲大將軍氣燄甚熾時持欲洩憾於公未得也後鸞以通虜事覺疽死其冬天子乃召公爲兵部右侍郎明年轉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略薊州保定二鎮是時薊州新被虜患諸城堡皆殘毀公以次修築又修故巡撫洪公舊業相

水勢建名墩數十塞潮河之險還提督京城九門請罷諸屯兵都民便之頃之出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是歲冬虜擁衆大入薄古北口號二十萬烽火通於京師天子懲往事殊憂甚日旰忘食密遣親軍使者訶諸軍戰守狀而公擐甲乘城督將士防禦虜奪墻三四攻不克乃併攻孤山兒塞驅其衆緣垣上以矢射城上人而公立矢間督守益急竟不得入使者還以聞天子大喜賜公衣一襲發內帑金萬兩犒將士公乃申明天子恩德散諸將士人人感激勇氣百倍與虜相守八日虜不得利乃引退數舍猶徘徊未

卽去而公募死士持火器夜入其營驚之竟夕四五發虜衆相蹂躪衝搏旦明遂倉皇散事聞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侍郎蔭一子錦衣衛千戶卒所以受知天子深者以此功也明年虜以萬騎入馬蘭谷公督大將周益昌擊走之未幾召入爲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是時分宜父子方招權利諸司爲所撓不獲舉職公至一切格不行分宜大不悅會公丁父憂歸冀公不復用矣後二年虜入大同圍右衛城總督徵下獄本兵大臣亦被論去 天子思公於服中起爲兵部尚書旣而大同圍久不解議者亦以爲非公不可於是遂命公往而虛部中位待之虜聞公至引

公以右衛死守無二志上疏列其守將尚表之功因陳善後事疏凡一二十上築牛心諸堡塞爲墩臺二千八百七十二濬大壕二闌馬壕六十四五十日功報竣 天子大喜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噉素數寇邊以計擒之斬其黨十五人出奇兵襲諸虜營虜徙帳去乃築故總督翁公所創長城列上修邊四事大約計費金二十萬請戶部者十一天子又益喜謂輔臣曰博修邊費少而功多較他鎮動以四十萬請者不同也夫妄費全在各邊耳誰肯言哉久之虜入

薊州塞殺略人民總督大臣徵下獄移公薊鎮時方  
盛秋公聞命卽日赴居庸諸畫區守令約日時同舉  
火相應自居庸距山海旌旗千餘里砲聲震天如是  
者三虜驚終歲不敢近塞然公威素著塞外故能先  
聲後實以勢禁之他人效者虜弗懾也是歲召還加  
少保初分宜當國不便公入屢沮止之而天子不聽  
竟有是命分宜父子大不悅及在部中議事又多不  
令人皆爲公危然天子殊深知公卽深構不能奪也  
嘗曰自博入聞胡奴日伺邊外及戎政大臣缺又曰  
安得更如博者其見重如此一品滿二年授柱國并

贈三代尋詔食正一品俸明年謀者言虜當入薊州  
公移檄邊塞謹斥堠無令虜得入而總督某者乃東  
巡遼陽公聞之拊几曰兵敗死矣日夜十餘檄趣之  
旋而虜已潰墻子嶺入矣峪居民燒房屋京營軍乘  
城火光燭大內公夜宿部中前後上三十餘疏虜尋  
引去是時華亭徐公當國素知公力言此敗非公罪  
而天子亦念前功不過也一品再滿三年詔蔭子一  
人入太學明年改吏部尚書未幾 莊皇帝卽位大  
黜羣吏公掌其事自以宿德重臣負天下之望遂極  
意罷諸不職不避嫌疑論者藉藉科臣遂疏論公以

所罷無山西人爲私 天子知公忠誠無他不直科  
臣怒削其藉而公顧上疏申救乞薄其罰言者竟得  
外補人亦以是多之後二年一品三考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廕一子入太學公疏辭蔭子許之又二年以  
議留屯鹽都御史龐尚鵬有詔詰責公遂謝政去後  
二年起家以原官掌兵部事明年 今天子卽位召  
公還吏部公爲人魁梧豐軀體神氣揚果敢有膽臨  
事敏達長於應變其再起兵部也署事者以公將至  
案牘皆謙讓未敢判叢積多至數十公至一日盡剖  
決無留滯者人皆驚服是歲滿一品四考加少師兼

太子太師蔭一子入太學會上兩宮徽號贈公三代  
如其官明年八月奉命分獻夕月壇未成禮疾作上  
疏乞骸骨 天子不許加優再三遂稱篤乃許馳驛  
歸逾年竟以疾卒計聞 天子輟朝一日賜祭九壇  
遣官營兆域贈太傅謚襄毅蔭一子中書舍人嗟夫  
天祐皇家則必遺以碩德之臣遭險而愈彰履盛而  
不溢若楊公者殆將其人與結髮立朝歷官四十餘  
年而親戎事者十之七虜東則以公東虜北則以公  
北凡所責成皆他人所已敗則虜亦展轉相避折衝  
之功駿矣偉矣近世能有兩哉及其據上卿宰天官

贊兩朝維新之治則拔忠賢抑浮競勲名又赫赫振  
於前業益有光也人之言曰權盛者摧功高者隳此  
以語常人可耳若公者寧可以此槩耶往公之令長  
安也故太宰代州王公適自陝西督府趨京師公往  
謁焉王公曰君善自愛將來功名不在老夫下卓犖  
樹立益自筮仕覩之矣立功名者豈可以倖乎哉公  
所著有虞坡集十卷奏議七十卷雜著四卷虞坡者  
公號也配段氏累封一品夫人生男四人長俊民太  
僕少卿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次士俊陝西鳳翔推官  
萬曆二年進士次俊彥官生次俊卿管錦衣衛事拈  
揮使隆慶二年武舉第一女三人側室賀氏生男一  
人俊臣官生何氏生女一人男皆娶名家女女皆配  
名家子唯何生女尚幼孫男七人女十四人慶流於  
累葉盛矣

吏部尚書張恭懿公瀚傳

澹園集

張恭懿公名瀚字子文浙之錢塘人公始娠父將尚書公夢胡端敏以冠服貽之迨贈夫人夢日當戶轟雷震天而公乃生七歲從塾師受句讀日誦累百言數請益塾師爲遜席者再陽明先生征古田道出武林公生十有六年耳紹介上謁陽明先生大奇之曰孺子可教也明年補郡諸生益發憤下帷徧讀古人書文詞敏麗試輒褒然首諸生籍甲午舉於鄉乙未成進士釋褐南工部都水司主事董造諸船往帥水軍者藉口材不中程務持郎短長有所拮索公爲發

其姦狀於是氣沮不敢言會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  
祔道大江公具舟逆諸真州貴人故索什物難公公  
相機立應之中貴人竟無以難也 肅皇帝南巡擬  
從衛輝舟還 詔頒式期五日辨大司空莫知所計  
公閱諸樓船可移置者亟更新之飾以龍文丹彩晝  
夜督理如期而具人以爲神已奉 詔罷不用而公  
亦奉贈安人計奔歸矣歸則居廬讀禮絕卻壹切外  
事服除補刑部陝西司主事尋轉山西司員外郎總  
兵張達輩四人禦虜以衆寡不敵僨師繫獄久不決  
聞莊簡公時爲大司寇公謂四人者壯士也能不死  
虜而顧使死法乎幸及之寬政赦其不量於衆寡而  
俾戴罪行間庶幾他日得其死力莊簡公然其言爲  
請於 上四人得出而達後爲都督果力戰以死時  
同舍郎吳江沈子由金陵陳羽伯海昌朱汝一歸安  
孫文揆孝豐吳峻伯並喜聲詩公與結白雲樓社朝  
夕唱和不輟會廬郡缺守銓宰以三輔重地出公補  
之甫下車卽葺宋包孝肅公祠爲文以酌謂孝肅風  
裁節槩山斗百代乃世徒稱其摧折擊斷而未知其  
有體要也故公治廬壹倣孝肅故事先教化而後刑  
罰抵霍丘胡御史殺人大辟脫太學生方士二人於



盜出部民陳邦於死一時翕然稱服乃若勸農耒興  
學校瀦渠水墾荒田繕津梁定徭役皆百世澤也廬  
民德之建祠祀丙午公當入覲夙戒行李候彭城尋  
奔贈尚書公計第取絮衣一襲餘以付代覲郡丞服  
闋補大名郡公守大名壹以治廬者治之庚戌虜酋  
薄都門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畿內四郡兵入  
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顧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  
久之公聞報以募召遊食饑附飽颺不可用披所屬  
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卽令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  
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守禮乎  
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義以王人先諸  
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令謂勤王何  
諸守色動遂俱入謁公首請使者閱師使者焯然曰  
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  
公文武才矣廷議四郡增設備兵憲臣一人以尹  
某領之尹貪婪甚入境不事事獨日強諸富人入貲  
予武功爵告身不者責令市馬必得賄數百金乃已  
公勅屬邑凡尹有所索務白府毋得輒予東明令首  
犯勅公立劾之尹恚甚具劾兩臺及吏兵二部悉不  
報而臺省交章論罷尹官矣公嘗入謁都御史臺問

開州守治狀公厲聲曰開州廉而才公曷疑焉州豪  
宦某守故抑之無乃以蜚語聞乎天監在上何可欺  
也都御史改容揖公上公甫上簷楹忽墮擊向公所  
立處故事郡守無升都御史堂者公升而脫於險都  
御史歎曰天意也銓宰察公兩郡循吏陞陝西按察  
司副使備兵潼關歲侵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亡何  
遷廣東叅政從督府談公監軍征新會諸寇以大捷  
聞直指浦嘗按廬有睚眦於公至是按關中論公聽  
調三年補四川憲副齎捧入京袁州曹子廉公媚已  
可驟遷而公置不聞也已乃遷福建叅政吉州敗轉

山西右轄直指潘者欲庇私吏不得撫公所釐正  
司夙弊反中公疏上公卽治行當道復議調時陸公  
光祖爲吏部郎爭曰如公者安得以浮議奪之且銓  
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讎也祖與張同省稔  
知其賢必欲調張寧罷祖然猶兩以請奉 旨得留

用尋轉陝西左轄踰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  
陝西公敷歷久熟諳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公  
謂須冬防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蹂冰入犯防秋兵  
出擊之斬馘五十餘捷聞本兵不爲叙陞大理寺卿  
時終南山饑民嘯聚當事者議勦公謂此屬迫於饑

耳檄郡丞單車諭之即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  
陞刑部右侍郎再陞兵部左侍郎出鎮鳳陽督漕運  
公覩漕政廢首疏申飭仍條爲五議上之先是河決  
梗運道大司空朱公開新河甫成而運舟沈以百計  
所虧粟不減萬石人人爲朱公危之公第引咎自劾  
且爲漕卒乞免償 詔槩釋不問尋轉兩廣督府時  
嶺南寇賊充斥曾一本暨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  
浦馮成之各擁衆數千烏夷又乘風入寇公殲賊於  
揭陽馘其魁尋俘金已又轉戰海上奏捷比比 詔  
賜帑金綵幣公獨以一本勢張甚繇左廣大帥選悞  
偏裨不用命悉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馳赴  
幕府指授方略會嶺幕兵變殺一叅將自髡而走倭  
公聞變卽遣中軍李峨馳擊之擒首亂并獲倭酋先  
是言官阿政府意論公業奉 旨貶爵二級適左廣  
賊平僅復原官功無所叙是歲以冊立 今上覃恩  
公父若大父得贈如公官母若大母皆淑人胄子蔭  
入太學公又上疏爲本生大父母乞貤封 國朝貤  
封僅大學士楊公士奇少保朱公衡暨公三人蓋異  
數也新鄭入相首起公仍撫陝西尋陞南右都御史  
再陞南工部尚書 今上登極加贈父若大父俱工

部尚書母若大母俱夫人太宰楊襄毅病免 廷議  
推擇三人殿公名以聞 上謂公聞望素著超次特  
簡公辭不獲則毅然以正百僚爲已任私交請謁壹  
切謝絕務在崇實政遴真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二  
十有五人請 上賜宴若金貪殘者從逮繫及司京  
察亦如大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爲之肅  
清 上愈重公凡園丘方澤視牲攝祭諸大禮采  
屬公考績加太子少保賜寶鈔上尊肥羜以寵之丁  
丑江陵相父喪不解政忽傳 中旨眷留令吏部往  
諭江陵亦自爲牘風公使留已曹郎請覆議公若不

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  
關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公弗聽已有詔切責謂  
公奉諭不復無人臣禮于是廷臣惴慄交章奏留御  
史大夫名清介至不能自持公獨拊膺太息曰三綱  
淪矣江陵益怒嗾臺臣首劾公省臣繼之遂奉 旨  
致仕公北面稽首曰臣耄不能任國事然寧負相君  
不敢負 陛下辭歸則遍謁祖墓新宋岳武穆父子  
祠率里人歲時俎豆之內與諸從兄弟年七十以上  
者爲怡老之會外與同郡縉紳年踰耆耄者二十餘  
人徜徉山水間觴詠談嘯聯翩鶴髮望之如羣仙然

論者以爲不減香山洛下云歲戊子去江陵敗已七載 上念公舊德 詔所司月給廩廩之庚寅當杖朝之年 詔所司存問如令甲公生平無病老益伉健嘗語諸子曰余德不敢望端敏日惴惴焉唯負先尚書夢徵之爲懼乃今名位相埒齒復過之何幸也癸巳以天年下世計聞 上悼愴輟朝於是翰林臣致謚謚恭懿太宰致贈贈某官太宗伯致祭大司空致水衡金錢以葬而公之哀榮始終備矣史氏曰嘗江陵柄國時推太宰兩都六卿間論次先公者十人論推先公者兩人乃公特見簡拔人豈不謂江陵私公其後九卿連牘留之而公獨持大義以抗脇之以旨不動說之以客不動恐喝之以臺省不動乃知公固非江陵所得私也公韻度灑灑人自以爲可親乃大節所在廩然不可回奪此豈可以世俗闕者哉故海內數十年望公如清鏞大敦又以爲巨川喬嶽庶幾其復興雲雨爲天下澤也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也夫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

子太保謚恭肅寅所嚴公清墓志銘

王錫爵

今上萬曆中大臣之以清德著望受 天子特達知

所拔擢待遇皆異等而未竟其用以死者海內蓋有

三公諸城丘簡肅公檉瓊州海忠介公瑞與今昆明

嚴恭肅公清先是嚴公謝太宰事歸 上數問閣臣

嚴尚書病愈否會本兵缺則 特旨詔補公如楊襄

毅故事又 特使使者馳傳趣公行又數問閣臣嚴

尚書何時來已公疏至具言臣實病且廢不勝首丘

私念以負 上惟 上哀察 上不得已停筆欲署

其奏久之方許比越歲 上優禮歸老重臣又首晉

公太子少保給廩米輿夫無何計聞 上若曰是惟

予萬里親臣贈卹故事外宜有特加於是閣臣議端

僖恭肅二謚以請 上又特旨點用今謚其終始注

眷殷繁款篤尤兩公所未及云公字直甫號寅所其

先五代祖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祖暉父春

鳴公鏜以公貴得累贈至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母

董氏母佘氏俱夫人佘夫人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

奇悟鄉先達光祿施公昱擇壻得公以女歸之嘉靖

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

以調公此未淬之劍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

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治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

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爲天下最丁母憂服

除邯鄲其治如故操尋 召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

歷員外郎郎中督修外城及 九陵皆斤斤謹出納

侵牟吏膠手所省費以巨萬已工成當叙陞公辭不

受受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車駕主行郵政以

清強敢任怨坐忤出知保定府會歲旱多盜公政先

保民歲既漸熟乃具爲條教廟俗飾蠹犁然有理故

事三輔郡歲籍民克京師庫役公議罷之至今稱便  
居保定三年課復最歷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叅政  
四川按察使卽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按特舉  
及兩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戊辰擢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公故川吏知其民  
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割二十萬金就  
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操成都擾民者貢  
番入邊則爲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  
切以惠利爲本而痛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  
譽誹常叅半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  
盜誑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予告候調候調五年起  
督雁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爲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  
刑部吏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 上之知公自其在  
刑部能執法不骫權勢始旣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  
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爲標署楊遵彥之默識黃  
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中外吏師其廉儉苴牘之問  
幾無一跡 上孳孳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病歸  
矣歸之日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薨於家  
距其生嘉靖甲申得壽六十有七公性檢厲勤於事  
其操行嚴於趣舍辭受尤廩廩所居官身自與僮僕



食麤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匏不取諸人蜀  
王慕公使使致扇鉅微餉而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  
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其輩類或指戲之公釋褐時  
玳瑁七品帶故在耶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  
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蓋公之內行公潔與海丘  
二公略同而二公喜谿刻標異稍闡於大體乃公獨  
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  
亭法處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謹咋抵  
掌之談以故 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  
之能安國家鎮雅俗者必首公云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介陳公有年行狀

孫 鑛

於叙次多詳近  
處多詳近  
時銓

陳公諱有年字登之號心毅餘姚人也其先居弋陽  
宋建炎初左僕射康伯以太學正扈從南渡道餘姚  
之開元鄉命次子祥家焉數傳至寶一徙于瀆村地  
有壩今云壩頭者是也寶一生祖二祖二生裕三裕  
三生文仲文仲生孟昂無子以弟孟善子巨理爲嗣  
有孝行是生右副御史省齋公諱克宅公父也既貴  
贈祖父及父皆如其官祖母嚴氏周氏母周氏皆淑  
人云都憲公配唐淑人生四男子長有勲光祿寺署

正次有濟庠生次有孚衡州府通判季則公公幼敏  
慧九歲能文十歲鄉試程論出意有不善輒竄改呈  
都憲公都憲公斥曰孺子何妄耶然心實竒之是歲  
都憲公卒壬寅兵部追叙都憲公貴州功廕一子爲  
國子生時仲氏早歿伯叔氏皆已入冑監乃以蔭讓  
公云俟登第仍歸伯氏子公爲文師古昔不襲時調  
壬子舉順天鄉試第二壬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慎  
刑獄以讀律爲業孜孜討論其意暇則仍讀書丁卯  
滿二年調吏部驗封主事戊辰調考功念淑人老請  
告歸無何太淑人遘疾卒毀瘠如禮辛未起原官壬

申晉員外郎尋調文選萬曆癸酉晉稽勲郎中調驗  
封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爲  
請成國兄弟自嘉靖來親近用事家爲金穴凡宰輔  
及中貴靡不厚結託而是時希孝以左都督掌錦衣  
衛事有權尤爲中人保所倚重其爲人恭謹相張亦  
剖心任之張與馮密兩人皆暱希孝希孝亦樂爲効  
力所請無不得於是冢宰方缺少宰署事公曰王爵  
下帝一等可倖得邪遂具草曰按令甲凡功臣歿公  
追封爲王侯爲公其子孫襲者非竒功異能生死止  
原爵 累朝遵之無敢越也正德中英國公張懋子

乞恩本部執不可再下府部議皆謂不可卽希忠父  
輔亦不敢謂可後懋雖得王然不可爲例今希忠歷  
事 三朝雖不無勞績可錄然不過曰扈蹕曰督戎  
皆臣子常職實非有奇功異能也生前被寵已踰今  
豈可復膺殊典贈王不宜少宰江陰人而朱氏賜田  
在宜興素有連又受相君囑意將以會議依阿之稍  
易疏末數語公力爭少宰不悅立削去改語以公原  
草覆上 詔下竟王希忠公卽日移病或曰一事不  
得卽去邪何硜硜也公曰不然郎官與宰輔異宰輔  
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

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復何冀乎子休矣吾將行吾  
硜硜矣乞休不獲則以病請楚相恚曰此子噉名者  
當遂其意世固不乏才也因許公歸終江陵在位十  
年不召甲申起稽勲郎中調考功又調文選時權相  
已敗衆正拔茅進而公推轂尤急若都御史海公瑞  
者海內所共稱正直是汲長孺蓋次公之流然當路  
甚忌之公掌選乃起浸至大用焉公廉節數著自入  
銓司餽遺無所受至是則書問亦絕權貴請託皆不  
行選法清謁選者各自以應得何官不賄乞勢囑也  
乙酉擢太常少卿尋改提督四夷館丙戌晉右僉都

御史巡撫江西敦儉朴欲以無事安民而嚴飭諸吏尤重懲墨吏綜核詳密巨細無所忽其餽人取諸公費不足益以饌金自他所來餽者不能拒則貯之邑庫未幾卽如數報之後來者亦復然而以前所貯酬之多寡互裒益當之邑庫常餘一餽而周流不絕嘗曰吾與施報可無恨獨行李往來不能無溷郵傳以此耿耿耳 上需陶器甚急歲增額數千且多奇巧公再上疏極諫雖不見聽然爲量減十之三丁亥江西歲半侵公復請盡蠲其難成者千五百器并蠲昌魚課 上皆允之又爲勸輸平糴民少蘇焉戊子

江南兩浙大侵 詔下賑恤仍令無遏糴然守令各爲其土謀其私禁販易者固多有惟江西大弛禁以奉 明詔糴者雲至重舟銜尾而出而徽人尤衆穀亦旋匱會霖雨麥荒則穀價益踊民困不能支而外販者尤不已公私咸憂之或曰時適然耳 九重未易聞也或曰可陰示以意令郡邑自爲計或曰令駟僮執籌昂徽商之直而無令出境公曰是何言也夫知民隱而付之無奈何忍也陽奉 詔而陰闕之欺也忍欺非字民之實也夫患不能弭變不能權無庸以撫臣爲贅矣故度有餘則當遵 旨以惠隣度不

能則當明請以安衆度緩則當候 命度急則當急  
請而便宜以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其四議  
糶糶略曰我 皇上軫災閔匱爲天下慮德至厚也  
江西去歲恒風害於穡事寧州等十九州縣災已墨  
矣餘雖薄收然較之往昔亦減損以故場工甫畢市  
價卽增臣等恪遵 德音不敢爲厲禁計江省之穀  
自秋冬以來所協濟隣方者不少矣乃今穀日翔商  
日集輿情岌岌其土之不能給而焉取餘夫當稍盈  
而閉之則病人也迨縮矣而闌出無限則自病也臣  
以爲本省州縣宜仍貿遷無禁其外販者權行諭止

庶驚疑少定而異日之空乏可無慮是亦仰體 皇  
上軫閔之精意也疏上徽商大窘其鄉之御史遂以  
違 詔論公會主之者而羣閹亦素不便公公遂  
罷己丑公廬燬于火乃市一故樓構之居室家而身  
寓羅巖寺中庚寅起南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管  
巡江辛卯遷協院左副都御史尋擢刑部右侍郎改  
兵部以平虜功增俸一級壬辰改吏部會余伯兄擢  
吏部尚書而會稽羅公萬化方爲左侍三人皆同郡  
公又同邑乃引嫌上疏避以非故事不允尋轉左晉  
南院右都御史癸巳大察京吏與銓宰溫公純等同

心精核所黜皆當人翕然稱服目疾具疏告會轉南  
吏部尚書又告皆不允伯兄請告歸廷推堪吏部者  
四人公居末 天子特簡用焉自 高皇帝罷丞相  
以政事歸六卿吏部爲六卿首其任尤重 文皇帝  
雖設內閣諸學士然惟叅謀議而已故委任蹇忠定  
猶在二楊諸公上至 宣皇帝後三楊位益尊而繼  
蹇者資淺因稍退遜於是請寄行焉後王文端忠肅  
繼之職守復正顧視忠定時終不逮矣自茲以還時  
有低昂要不甚相遠至分宜在閣久而權始失至江  
陵而始自爲真相視部如屬也然江陵有術每往請  
者必不自言必使請者曲迎其意有不合亦姑陽應  
之或其人大齟齬乃諷鷹鷂擊焉不則遂攘之爲恩  
其見擢者亦竟不知爲不出江陵意也又素留心人  
材腹中富有所品隲每在司銓者上往請者欲誦之  
良難故其柄常若獨操者先時掌選者常告余曰隆  
慶戊辰巳巳時益三相江陵末也然凡有大除授多  
待江陵而決余曰豈以其勢方張乎曰不然此公有  
斷且藻鑑明所論多中的故每每從之夫能長百人  
者必才兼百人者也豈不然哉江陵死職掌漸復舊  
至平湖陸公光祖爲冢宰益以強執行之先伯兄亦

踵之無改諸司郎皆皎皎爭淬礪然止可及嘉靖初而已尚不能如弘治以前也而執政者不達江陵所以能收權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之不能以江陵事已也遂大望公節槩山立即江陵不能屈諸公益憚之益謂吏部非吾徒徒貌相與矣公視事即止息於公署以朝房見客諸中貴聞之人人自失因各肅門狀命胥人謁於公曰公自潔如此仍許以情白否公謝曰敢故爲名高第中外一心使朝廷清如此水不亦善乎皆曰諾自是片楮不及門矣公持衡如掌選時務別邪正明貪廉更加意崇退讓至若媒取術進世之所謂講搶壤必痛抑之即序及仍稍遲焉時無錫顧君憲成爲選郎與公意合一時人情廩廩望治甲午會余署刑部有中官盜銅料獄忤上意旨下一司官皆謫而中有不與事不列名者內閣爲請上宥之仍命如此例者許所司復請而前歲文選郎王君教削籍時疏亦未經列名公因緣比以爲請上怒曰此乃新令前事何得妄請姑不問公方病謝客因引罪乞罷不允無何詔會推閣臣且命無拘資品公因推七人舊尚書大學士王公

家屏爲首而內有余伯兄及左都御史孫公丕揚

詔下切責謂不宜推吏部尚書都御史因命以前二次所推諸臣俱疏上公遵旨疏上而前所推有李公世達亦左都御史詔下用陳公于陞沈公一貫而仍切責謂何復列李名且云未有旨命起用閣臣何妄疏列意蓋指王也公勿問司官俱謫雜職公乞罷因請宥司官不允又疏乞 詔溫留且謂久在告無與會推事不必引咎先時閣臣皆會推間有傳 旨自嘉靖末年以來則傳 旨者多然會推之例不廢陸公在部時曾執奏謂閣臣宜會推 上允之自是無傳 旨然前兩推皆留中不下至是始簡拜二公陳

前壬辰所推沈今所推也乃次輔某公輩復有疏謂相臣宜特 命不必廷推公因乞罷歷陳始末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巍爲尚書臣文選郎中會推閣臣六人今元輔王錫爵卽是年所推也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李本皆係廷推其官皆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耿裕聞淵皆列首推今 聖諭先以名望繼以不拘資品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 聖意臣擬王家屏等十人皆時屬所望又謬以孫鑰孫丕揚爲不拘資馮琦爲不拘品及後奉 旨通列名上今推鑰丕揚旣刪去矣其李世達實係二十年



初次所推臣安敢遺 詔下再譙讓臣深悚懼焉第  
事始末皆臣所主臣本愚劣重以病憤前疏中業已  
言之遂以清朝爰立之盛事自取 聖明督過之大  
譴臣卽褫職且有餘愧 皇上乃姑舍臣而獨罪司  
臣夫雨露霜雪皆天德也臣不復爲憲成等惜顧臣  
能覩然已乎疇咨之義自堯舜以來迄於 昭代不  
廢卽 先朝卜相非盡由會推然未有以會推爲詬  
者至臣之身而以爲詬此不在法在臣匪人耳倘嗣  
是而其說遂長使相臣或由他途進則臣之罪大矣  
猶不允是時內閣王公亦上疏申救謂 聖意淵微

卽臣等不能窺測何況諸臣 上終不聽已又盡削  
選司諸臣籍公嗣是益哀懇稱病篤 上眷留不置  
遣中官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至疏十四上乃賜告  
令乘傳歸仍命有司候痊日以聞將召用焉公杜門  
凡六月屢告不允凡正類靡不願公少留以爲 上  
幸知公但留一日卽吏治清一日卽拙身以濟世爲  
公甘之問疾者皆婉致意相知數輩尤反覆極論皆  
莫能回公意余嘗私謂公曰公去甚善然於今有二  
大事願以累公公曰何事余曰自楚相敗諸得罪者  
皆起好名喜進之士多附之然非之者亦繁有徒兩

家漸成黨兩黨相角是非日以雜出持衡石而善消  
之是在公矣今仕路以建言爲徑徑多岐也如使其  
果無他腸惟冀暫淹而驟伸此猶可耳今乃或持以  
劫上慮見斥則以先發博奇此訟師之靡豈宜使常  
得志執矩矱而默移之是在公矣公沈吟良久曰當  
深念焉居數日余又往公曰前所教恐難行余請其  
說公曰凡建一規摹其前後必期相應也故必君相  
皆相孚所言如響然後可以酌向背審低昂圖轉移  
之機今循例以請猶多違阻乃欲遠算深計逆方張  
之燄而豫折難明之隱譬如置棋者一不應前後皆

誤矣恐黨將益熾而徑將益啓也此以俟能者我則  
安能余亦無以應公是時公內戚亦有爲公留行者  
公謂曰如君言出矣第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  
然公曰然則必須少貶矣吾去志益當決矣竟去公  
在部尤留意廢棄諸賢每月必推數人殆無旬日間  
者比後稱病猶疏薦不置其於內閣終始無毫髮徇  
士大夫私談者咸以爲涉太激卽余亦慮以爲太激  
然公所舉惟茲數公有不下顧旬月間亦問一下餘  
則率皆報可內閣諸公亦俱相敬重竟公去無失色  
其後繼公者懼忤上意取厭且以爲旣知其必不

用又奚爲名取之於是諸賢悉罷不推而於內閣亦  
深加調和中外皆以爲庶幾都俞之風太平可冀乃  
不半載扞格愈甚卽叙遷者多不下謁補者或終歲  
待至資乏假貸無所得而猶困守邸行取乃停數年  
於內閣輒以惡言相報復至會推則諸司雜舉銓司  
取充位益壞決不可返乃知道一而已強執無大假  
借無小枉尺者直不能寸故寧身使貶法必不得使  
貶公蓋早辨之矣機決則矢飛隄決則川流欲巧持  
之曲障之惡能濟哉嗟乎自吏部守正以來人皆謂  
閣部冰炭故一人而白黑互出一事而甲乙錯陳右  
閣者無論已臆斷者或曰晉楚爭長而宋鄭受其  
盍各降意以和衷焉嗚呼此論權耳未引繩於義也  
夫辨官者察行審材不得以淆銖兩者也儻內閣而  
所舉者皆是材品皆當其官此固銓司之所禱祀而  
求也白簡在旁流言在下夫豈敢以任私當抗節之  
奇哉今不審流品不參月旦見一缺出輒以所偏與  
者擬之已收其實而使部當其名有不應則曰權不  
在也善宰天下者固若爾乎今欲兩降意也其誰先  
哉矧我太祖不以尚書隸中書省也本意在不令  
相壓若不能守正而視眉睫以曲伺人意是失官矣

且非獨今也唐宋有中書省其制亦云四品以上降  
勅銓除五品以下則吏部專之彼時侍郎四品而宰  
相亦祇稱同三品然則降除者固無多耳今制亦仿  
彿如此卽邇者內閣辨疏亦謂自庶卿上猶得與聞  
則勅除之意固不廢也乃并欲取其柄盡操之耶或  
曰如此則吏部不幾專權乎嗚呼此江陵相語也凡  
專權自有地吏部係分職卽爲有司五部事俱不關  
涉精神不貫趨附者必不堅故守正則已設欲行私  
非與內閣深相結藉其聲勢必不得逞也故內閣能  
黜吏部吏部不能搖內閣今冢宰奉身退者屢屢矣

而內閣安然如昔也謂吏部權能居內閣上哉夫官  
人者與衆共之者也 先朝已事具在果登進者皆

賢也孰爲閣謀孰爲部議夫既有主者則委之吏部  
宜耳卽或不然執大義調 旨以詰之豈不可淄澠

涇渭其誰能淆焉故曰莫相憎于膠漆莫相愛於冰  
炭故造父不爲車奚仲不御部具疏而閣擬 旨此

成祖相鈐制意也人主親吏事者昔猶非之而必  
欲以鼎足壞天官事哉不明於義而惟以權爭恐政  
術將爲天下裂矣公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  
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好事者至欲繪爲圖歸仍寓

羅巖寺中讀書自娛間與衡州公及諸故友詩歌相酬答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剏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敝冠澣衣不問者不知爲吏部尚書也其前軒繕治尚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遘疾至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白金三兩幾無以斂貸于姻戚乃克襄事四月起南右都御史先時吏部尚書鮮以他官起者間借起亦必用原官領之屠襄惠掌都察院楊襄毅嚴恭肅掌兵部皆仍冢宰銜卽公前一人南大司馬楊公成起掌南院亦仍故銜獨公以右都起蓋政府素嫌未釋名用之實抑之也然公捐館已可百日矣浙撫按兩公聞之急以請卹疏上 詔與祭二壇遣工部司務馬夢吉治葬贈太子太保謚恭介錄一子入太學蓋仍從冢宰例云而都憲公蔭竟復與光祿公子啓孫今爲袁州府同知公爲人廉直細行必慎余自幼與公交未見有纖毫過清節聞於天下至取人則絕不苛責有一善則力爲稱譽然主在辨真僞尤重大節寧取有瑕玉砥砢雖瑩白弗眩視也好讀秦漢以前書刻意古文辭卽小劄無不經意常有志全史余曰司馬公通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能竟何自苦爲公曰第

恐才謝左馬爾果勒成一家言後世必有鍾期未必  
卽以覆醬瓿也然竟未克成惜哉宅兩經火著述稿  
多不存今存者有奏議若干卷詩文若干卷

陸莊簡公光祖傳

曾同亨

陸莊簡公諱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居士嘉興平湖  
人也陸自唐宰相敬輿之後世居嘉興爲望族公之  
祖光祿卿淞父刑部主事杲俱以公貴贈刑部尚書  
祖母王母沈皆贈夫人陸氏簪紱相承自光祿公以  
來連舉進士者三世父子兄弟並顯而公在父子兄  
弟中又大顯母沈夫人感異夢而生公五六歲時隣  
人許翁占公於應對間輒衣冠拜賀大母王夫人曰  
賢孫一代聞人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刑部公同舉  
於鄉又十年丁未成進士逾年授濬縣令濬大名巖

邑近塞而衝民多轉徙公奏併五十里爲四十里以  
甦凋敝又爲設法築城以拒虜工成而民不知勞趙  
魏人多任俠自虜內訌草澤間多懷異志公募壯士  
爲義兵自訓練居常爲不逞者得其主名咸置籍中  
推心待之人人感奮願爲公効死未幾曲周李邦珍  
反所過蹂躪獨畏濬先聲不敢入大司馬趙公錦檄  
役三輔民爲邊夫築垣墻公具言不便狀致司馬怒  
形之紕論屹不爲動已復言於直指謂必役內地民  
莫若令出錢與邊民如雇役法直指上其議竟得請  
人心乃安內鄉王奪民田封丘王遣蒼頭私販鹽暴  
橫道路公一裁以法無少貸邑人有盧柟者富而  
騷賦嘗有所忤於邑令令大銜之遂假事坐以重  
歷數令避嫌不敢白公得其寃狀言於當道釋之直  
指謂公曰柟饒於貲耶對曰某能知其罪之有無不  
能知其家之貧富直指語塞自是平反之聲聞於遠  
邇凡四郡有疑獄上官必以屬公無不得其平者公  
在濬四年薦剡無慮十數上例得徵選華要而以宗  
人前贈忠誠伯緹騎帥炳方見親幸於上勢張甚  
因謀於相知請補南遂得南禮部祠祭主事時濬方  
大稜公自具疏請蠲得旨豁免若干及轉官公猶

爲邑悉心計畫而後就道南禮曹最號清暇時趙文肅自翰林起謫籍爲南曹郎公因得與趙及殷祭酒邁王太常時槐相與過從談說名理會聞沈太夫人病急請告歸嘉靖壬戌起家祠部郎轉儀制佐大宗伯嚴文靖公正伊王典楨罪發太醫院吏目何雲龍等乾沒狀痛革諸王府襲封請婚諸濫費其他如方技并近幸貴戚非分陳乞並寢不行時肅皇帝諱言裕邸事先是憲懷太子薨羣臣不赴祭至是靖悼王薨公力持議乃得具祭如禮先帝知之密遣奉御梁某者遮公於道以致嘉獎又一年嚴文靖

改太宰遷公爲驗封郎旋歷考功文選公在驗封議遞減吏胥頂首至今奉爲畫一在考功大計外吏甄別精當人心悅服先是有名臣子當大計時屢挂吏議而當事大臣以先世故曲庇之公曰此所謂隕其家聲者也安可復留以重其辜力請罷之及改文選嚴文靖公益虛已委任一切惟公言是聽公受事念田間諸老臣數十年不得起用乃合謀於徐文貞從容調劑其間於是諸老臣如吳介肅胡莊肅毛端簡王恭節諸公或自家召起或自外而內或自散局擢要地一時大僚無有不得其人者劉侍御陽以鄉薦



起爲光祿少卿張通判澤以歲薦超拜雲南僉事典  
史薛 掾吏也躡陞 曰何可使進士科獨重

使他途懷才抱德者不得自表見耶已而劉侍御堅  
不起天下高其恬退張僉事竟以死節聞人益歎公  
負人倫之鑒不獨破一時拘攣之格以昭 國家立  
賢無方之意而已故事進士考選庶吉士獨行於丑  
末年公曰豈不由丑未進者獨乏才也自今宜每科  
皆選於是隆慶戊辰首行公之議是科得人最盛舊  
制外吏考滿徇於薦疏及旁薦正薦之別不及以時  
徵 恩封者常多公疏稍爲變動其間薦不必三而

旁薦亦有得與正薦並論者至今守爲絜令公典選  
數月所注措皆翕然稱當然公以此得天下心亦以  
此致忌口甫擢太常少卿而今太宰孫公丕揚時爲  
御史以專擅論公竟削籍去家居六年佐刑部公捐  
費捐田行其德於鄉族之間者不可勝數時高新鄭  
再起兼理部事頗修徐文貞舊隙里人聞風誣訐徐  
氏幾起大獄凡文貞親識及諸門下士盡烏獸散公  
日走吳下宣言於上下爲徐氏地事竟得寢自此遠  
近益以此高公文貞每歎曰吾愧與繩亡何新鄭去  
楊襄毅自兵部再還吏部聞公周旋徐氏事益心豔

公卽日起公南太僕少卿隨超拜南太僕卿晉南大理卿甫就道數日忽心動因暫還里時刑部公病已篤日夕念公及公歸大喜又兩日而瞑公因得躬親含殮之事人以爲孝誠所感時江陵秉政專恣及奪情後益恣無忌臺諫翰林諸曹郎進士先後糾論相繼削籍論遣不少貸公聞而貽書規諷語甚切至先是江陵奔喪歸楚諸司無不會葬獨趙直指應元不赴隨移疾歸爲臺長所劾王員外用汲因論臺長語侵江陵江陵黨洶洶將與巨璫合重置王君於法適公入爲大理卿一言而解王君僅編管去及江陵還

朝憾王之意未已公聞而排闥入見之委曲開導乃已江陵故與公同籍雅善又以公夙望欲引公相助而公每與語輒杓鑿所以曉江陵有人所不敢言者江陵不能堪遷工部侍郎未幾御史某遂希指論公公力求去家居多避跡林野不通賓客愛吳興陸山之勝又喜其名築廬居焉顏曰大休以見不復爲世用也越四年江陵沒用薦者起南兵部侍郎未上改吏部至則佐太宰登進才賢向得罪權貴去者一時召起殆盡會議江陵獄與諸言事者意不合遂力求解銓地遷爲南工部尚書而御史某入忌者言疏

論公時耿恭簡以副都御史佐院事上疏力陳公平  
生大節御史風聞語非是自請罷留公以彰 朝廷  
惜老成伸忠直之意公出京阻凍潞河因赴友人薊  
遼總督張公之約往閱邊墻爲御史某所論疏下吏  
部部覆公與張佳胤居常以功業相期許頃因阻凍  
北過密雲與張某縱觀長城蓋留心邊計非徜徉山  
水者宜留用以盡其才公復自疏求去語甚切至奉  
旨促上任公竟還里舍堅臥求退乃得請越二載  
起南京刑部尚書御史有誣奏司屬劉某落職者公  
疏白劉寃得復原職明年改南吏部內監張鯨者本

巨奸恃 上親信招權恃寵公同耿恭簡合疏備陳  
鯨奸惡狀擬置重典且救給事中李沂狂讜得罪請  
寬恤以開言路公又再疏極言國本久不立由張鯨  
多方變幻所致請誅鯨以謝天下早建國本以安社  
稷疏皆留中不報最後復首倡南中諸曹申前議益  
力有 旨謂不當瑣瀆然鯨亦從此喪氣不復敢入  
內公遂以疾乞休 旨褒公老成端亮清望素孚不  
聽去未幾改刑部尚書時李中丞材久困囹圄言官  
累請寬貸不得公至適屆五載欽恤期公因上疏言  
凡刑獄於法未當累經執奏未得 旨者嗣今容臣

御屏  
列名

等分別請宥以彰 皇度以昭大典蓋豫爲中丞地  
也會改吏部去不及終請先是 上嘗列公名於御  
屏間下書清正二字公之改吏部實出 上意而諸  
與公異者遂嗾二三御史論公公不與辯第懇疏求  
去而已既屢辭不允不得已起視事銓曹近時事柄  
旁落公至始爲振刷中涓請托盡拒不納而文選王  
君教又能與公同心秉公執法不少假借中涓銜之  
後教與二三郎吏竟坐是一日併逐去公上疏營救  
謂百司進退事皆由臣而罪坐教等臣心何以自安  
因求去不允公在事杜餽遺禁私謁壬辰大計畢事

精簡廉吏二十二人以風吏治獎恬崇退拔幽振淹  
不遺餘力先是閣臣嘗揭薦張趙兩侍郎自代公上  
疏謂非 先朝舊規嗣今擬復廷推以重政本 詔  
從之已而廷臣以會推日循 先朝冢宰推閣臣例  
及公名而巨璫田義素憾公遂借此與諸璫合謀爲  
蜚語交關上前公義不可留力請求去猶得乘傳歸  
歸五年捐館舍計聞 上震悼 詔宗伯與祭如例  
謚曰莊簡詔太宰贈公官太子太保 詔司空遣官  
治葬其於始終榮哀之際備矣公自少卽有大志嘗  
書范文正做秀才以天下爲已任語於案頭以自勵

及年十五刑部公携之北上道遇故人馬光祿崇謙  
 時方議征安南馬遂以議征安南試公公援筆立就  
 分別處置曲中機宜其後安南事竟如公議平生推  
 進賢才培植善類出於天性為儀制即時當事者以  
 公資久將擢為尚寶少卿公聞而往謁徐文貞請得  
 讓同年友王僉事時槐以彰 國家崇獎恬退之意  
 文貞以語當事遂巡不能決久之公復力言於文貞  
 乃得請當孫太宰為御史時論公專擅去 陛辭之  
 日邂逅孫公長安道中公前與孫揖曰某慙拙微君  
 言亦不能久於位特加以專擅意太甚耳詞氣和平

舊用  
 論  
 劾已  
 者

引用  
 老成

孫退而愧悔不已公亦知孫之無他及公佐銓至  
 銓所以推轂孫公者靡不至若御史蔡時鼎陳登雲  
 輩皆先後忤公者公知陳君才器不凡引為知己公  
 尚書南刑部時蔡巡鹽兩淮淮商乘蔡以言事謫去  
 訴蔡於法司謂蔡納賄以私票與人壞鹽法公廉知  
 其誣力逐訴者以白蔡君且多方嗾薦之諸曹郎有  
 才力者及負氣而淹頓者皆為薦引竟不令諸君知  
 也公晚秉銓尤汲汲以引用老成為事或謂公曰公  
 何不登用後進為將來地公曰後進行當有知而用  
 之者若老成人漸逼乘榆不及今柄用終老巖穴矣

吾何敢先身謀而後 國家也公自少留心內典然  
得其精髓非世之借此以資譚柄者彌留之際醒然  
不亂至於屬纊五日面目如生此其所得於攝持者  
驗矣然公居常不數數以此語相知則崇正衛道之  
心也公歷仕 三朝自爲郎至冢宰凡國有大政大  
議衆皆需公一言以定及公去主持廟議者動稱乏  
人至是卽向之齟齬公者皆追思公不置嗚呼此不  
足以槩公之平生哉公自少沈酣六經尤好讀劉向  
新序韓嬰詩傳故發而爲文簡古典則自名一家早  
歲製作盡燬於災今惟奏議尺牘雜稿若干卷藏於

家

論曰 明興二百餘年太宰易名爲莊簡者晉陽禘  
公四明聞公至公而三耳喬公在嘉靖初時 肅皇  
帝赫然中興用意圖治登進才賢孜孜若不及而其  
時諸大臣若成都丹徒永嘉安仁南海遂寧皆能協  
力引用善類以佐熙明故喬公得因時以展其猷至  
嘉靖中事局易變動而多制聞公老成周慎熟於掌  
故藻鑑精明又與秉國大臣同籍猶得委曲以行其  
志及後則士習日漓機智百出邪正混淆甄別未易  
銓柄旁落多口亂正統均之地幾不可措手賴公負

人倫之鑒秉堅定之力乃能不爽於品題不搖於羣  
議使正士吐氣宵人屏跡而銓柄之旁落者亦漸復  
其舊天下翕然歸心焉使得久在事其維持轉移當  
有大愜羣望者顧不數月遽上印綬去可不謂天數  
耶故予合三莊簡事並論之蓋觀於其所遭與其所  
樹建之難易不獨可以知三君子而世道升降人才  
盛衰之故亦因可攷焉

資政大夫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莊敏栗菴

宋公勲墓志銘

沈鯉

宋公以萬曆辛卯四月十有三日考終京邸同官以  
聞 天子震悼曰嗚呼宰惟朕股肱鞠躬盡瘁天不  
憖遺以輔余一人宗伯其考卹典議上賜祭二壇贈  
太子太保賜謚莊敏遣官護喪歸中書舍人典葬事  
蔭一子入冑監咸備物也公之子治沢將以丁酉仲  
春十一日葬于三陵之陽奉少司寇呂公狀泣請余  
誌而銘之余與公生同里閉相得甚驩及仕於朝同  
爲八座吾邑稱有人矣乃公棄我而長往也墓中片

石非余銘之而誰按狀公諱纁字伯敬世爲歸德人  
蓋微子之裔也曾王父處士貴公配李王父瑾公配  
劉考寬公配靳繼劉繼郭三世以隱德聞王父以下  
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配皆太夫人公  
昆仲凡三皆靳出而公其季也以嘉靖壬午正月五  
日生幼卽穎敏異凡兒六歲就外傳勤誦習不好弄  
總角事靳太夫人至孝侍疾昕夕不離側居喪備禮  
如成人識者奇之十七補州諸生名藉甚壬子舉於  
鄉游南太學試拔異等丙辰第南宮以劉訃奔歸已  
未服闕入對成進士給事宗伯署中筮仕永平府推

官以平允稱嘗視遵化邑篆捐循有方流亡復業邑  
人思之召入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出按西關抗疏論  
中貴人不法事中貴人肅然憚之相戒斂避曰母恩  
迺公爲也乙丑按應天弭節抵部卽召吏民諭曰余  
茲奉命來寔寧謐汝匪束薪揚沸戾汝今與父老約  
毋武斷猾賊毋犯科作奸毋持吏短長怙終故縱者  
毋宥其有一青偶觸吾網者吾祝而解之已而法行  
惠覃吏民肅且懷焉隆慶改元按山西虜屠石州三  
晉戒嚴關吏捕生虜七十七人奏當斬公詳鞫之有  
漢人爲虜所掠者三十有三人具列其冤狀得釋又



大盜李九經擁衆千餘盤據山中出沒鈔掠有司莫敢誰何公召賊曹掾窮其黨盡剿捕之庚午擢順天府丞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畿南長安孔道冠蓋如雲公不浚民膏以稱過客送迎饋問如禮而止春秋兩防嚴飭守備邊圉晏然調度軍需單思區畫歲省可三萬及裁罷冗兵亦歲省數萬司農爲之稍寬會江陵相在事意多相左公遂引疾求去有詔痊日起用家居十年兩臺累薦于朝癸未以原官復起仍撫保定時值大荒先賑貸而後上聞尋進南京戶部右侍郎改北轉左總督倉場平允法汰冗訾鉏

常例嚴稽查儲餉之弊爲之一清 聖駕閱視壽宮命守朝陽門賜金幣者再丙戌陞戶部尚書其年江北數省方數千里旱潦相仍死者枕藉或議開礦公曰是利藪亦禍藪也或議鬻爵公曰是利府亦弊府也疏請發內帑金遣使行賑留漕粟減糶以平市價及他所條陳優卹都城事宜皆中欵幸 上虛心允納所拯救爲多已以扈從上 陵賜麒麟衣一襲已丑殿試充讀卷官是年以二品考績得三世恩典蔭一子入胄監庚寅改吏部尚書先是大司馬缺推公者再 上猶豫久之若欲留公他用者至是乃特

簡焉公掌銓衡承寬博之後旦暮坐曹厲精任事大  
要塞倖途絕請託釐宿蠹清選法慎名器卽姻族里  
閨不少假以私郎吏凜凜奉行母敢以地望自逸衡  
省爲之改觀在部甫一年以勞成病疏乞骸者五  
溫旨固留後遣近侍臨問以病亟聞乃 詔予告而  
公遂不起矣廷中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歔歔流涕至  
爲罷宴於雪人之云亡邦國疹瘁痛哉公爲人莊慎  
端和老成敏練朝章政體指掌可陳而執法守繩無  
少縱舍議論不爲虛恢而深識遠見非淺謀可及部  
政精勤嚴正細大必親於百司論奏顧多持重不輕

擬覆得大臣體請告家居鍵關卻掃足迹不及公門  
日惟種植花樹及畜法書圖繪朝夕披覽客有干以  
私者輒以醇酒飲之使不得言至里人士有冤無告  
又密爲白吏不使知也商丘故缺邑志長吏請公纂  
之稱爲信史里先進徐潘二公爲 國朝名臣後嗣  
衰微里門無表適部使爲公及余各樹一坊卽與余  
同志讓之二公云迹其仁心慕義里子弟欽服沒有  
餘思焉配朱氏封夫人丈夫子二卽治與沢治以諸  
生蔭官生仕至刑部員外郎沢以諸生蔭恩生孫男  
五治出者枒柵杓沢出者杭枒縣庠生杭補蔭授南

居庸錄 卷之二十五  
京右府都事杓奉祀生吁嗟公乎進而矢節首公有  
大臣之略退而惇德化俗有先進之風豈非天所篤  
生以應 國家之運與余雖與同時以德業相砥礪  
不逮遠矣乃今老而及政箴與此事君也寧能無羊  
舌之泣哉聊著其大都而系之銘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五 終

